

# 有没有什么短篇虐文，很虐的那种？

林家保不住了，春生想。她将刀递到他手里，便想过会有这一天，是以如今他一刀刀下去，竟也不觉得疼。只是，到底是她高估了那些情分，也许，在他看来，从始至终，他们之间从未有过情分。

1

林春生进宫那年将将及笄。

那时，林贵妃殁了，林家后宫无人，急需送女子进去填补这个空缺。

春生是林家旁系的姑娘，模样在一众林家女中并不出挑，但难得的是稳重自持，平素也是极温和安静的性子。

林家并不需要貌美的女子进去魅惑圣心，他们所盘算的，是一个知书达礼的姑娘常伴君侧，时时提点上一两句林家的好。

这若是换了貌美的宫妃来提，不免会惹来那帮子老学究狐媚惑主的说法。

林家所图倒也不敢过分，他们给春生定下的目标便是那早逝的贵妃的位置。

只是事情往往使人出乎意料喜出望外。

春生拜别家中的老夫人，随着宫人进了宫。满目的辉煌盛景还未一一细看，永寿宫却来了人，说是太后要见她。

春生便又随着永寿宫的人走了。

她低首安静地站在殿中，钟漏声声，眼见着一炷香便过去了。太后将茶盏搁到一旁，才淡淡开口：「林家哪一支的？」

春生看着湖色绸裙下若隐若现的绣鞋，缓缓行上一礼，才道：「回太后，旁支林浒家的。」

有足音自外殿响起，守在殿门的小宫女齐齐行礼，连太后也起身相迎。春生心中通透，自然知道来者是谁，头也不曾抬一下，蝶翼般的长睫也未颤动，便安安静静跪下。

「陛下圣安。」

舒越未曾注目，扶了太后的手，「母后费这个心干甚，林贵妃的殿空出来了，让她住进去便是。」

这便是让她补了林贵妃的缺。想来这皇帝也是拎得清的，权臣林家想要何，便给，一次性堵住他们的嘴，日后也不好觑着脸求三求四。

谁知太后却突然亲热起来，执起春生的手，「皇儿啊，这可是个好姑娘，贵妃的位置可委屈她了。」

素来稳重的春生也有些僵，更别提舒越了，霎时殿中寂静下来。

太后唤来宫女带春生走了，只留皇帝一人，母子俩不知谈了什么。待舒越从永寿宫出来，便拟了旨昭了天下——

林家有女，端庄秀美，深得圣心，仪表可堪为天下女之典范，特授凤册，立为国后。

## 2

林家喜出望外，金银珠宝往宫中送了一抬又一抬。春生在长乐宫中看书，碧珠进殿回禀，她抬眼淡淡扫了一眼那几抬珠宝，没甚多余的表情，颌首，「知道了，清点一下存库罢。」

恰好舒越下了朝过来，看见那些珠翠，随手翻了翻，找出一只鎏金掐丝凤凰簪，在春生鬓边比了比，笑道：「挺好看的，挑些出来用罢。」

春生放下书行了一礼，微微笑着，礼仪规矩丝毫不错，「臣妾也用不了这些，不若分些给后宫姐妹，余下的，陛下便拿去熔了，充在国库里罢。」

舒越闻言，深深看了春生一眼，幽深的眸中意味不明，许久，才复又笑道：「卿深得朕心。」

此举传到前朝，朝臣们这才正视起了这个突然冒出的皇后，见她大度贤德，倒也不好再日日上折子说她无貌无才了。

春生这才算站住了脚跟。

不过太后倒是喜欢春生的，宫中下人们对于这个沉静的皇后持着观望之态，只是有太后为其撑腰，也断不敢轻慢她。

这期间自有一段前缘。未出阁前，春生的母亲徐氏与太后是闺中好友。

只是太后进宫得早，后来徐氏又不顾徐家反对硬是嫁给了林汧，继而被徐家除了名，又因林汧是林家旁支，未曾攒过功绩，徐氏未有诰命无法进宫，于是两人之间这才渐渐没了联系。

春生每日去永寿宫请安时，太后总要拉上她说一会话。大抵人到了一定岁数，总喜欢追溯过往，末了，感叹一句命不由人造化使然才觉安心。

太后拉着春生的手，满脸慈蔼地笑：「你母亲可是个跳脱的性子，难为她养出这样沉静的女孩儿。」

春生垂下的长睫轻轻一颤，斟酌回道：「大抵这世间诸多事对女孩儿并不仁慈，母亲亲身尝之，便觉得性子沉稳些方可能一世顺遂。」

太后听闻，眼中闪过满意的神色，只是口中又叹道：「你外祖家确实做得绝情了些，只是当年你母亲也倔，怨不得他们。」

春生低头，不辨悲喜，可语气明显淡了许多，「徐家同春生并无干系。」

太后愈发满意，拍了拍她的手，柔声道：「也罢，我们不提这事了，你回去好好休息，莫思虑过多。」

从永寿宫出来，扶着碧珠的手，春生抬首，远目灰白的天，在这空旷孤寂的宫苑中，缓缓吐出一口气。

又过了些日子，东浔来使。春生需同舒越一起出席。

待梳洗一番，换上盛装，舒越已等在殿中了。他一袭金丝织就的隐纹龙袍，站在那里，嘴角噙笑，端得是身长玉立翩翩然然。

春生微微扬唇，注视着舒越的眼，笑得雍容端庄。

在宫人看来，帝后相携赴宴，真真是恩爱羡煞旁人。可只有春生知道，笑得那般百意温柔的舒越眼中，不过是满满疏离。

春生与舒越相处得极好，相敬如宾。

3

今次是为东浔来使设的宴，朝臣们坐满了殿，绛服紫袍乌纱帽，乌泱泱一片，皆执着酒杯打嘴仗，你来我往，不亦乐乎。

酒过三巡，丝竹靡靡，众人们便微微有些醺态。

上首的春生瞅着下座东浔使者一脸憨厚，也不像是个居心叵测的，谁知在下一刻，不知从何处抽出一把明晃晃的长剑便往王座上刺来。

事发突然，殿上乱成一团。

连春生素来沉静的面庞也有了一丝慌乱。只是皇后的服饰繁琐且厚重，春生一时也离不了身。

舒越身怀武功，刺客在他那里讨不了好，眼见着侍卫们回过劲前来护驾，便将剑尖指向了春生。

春生躲闪不及，眼瞅着那剑便往心窝子刺来了，饶是平素再淡然，生死之间，也不免有些惊惧地闭上了眼——

只是蓦地觉得身上一重，龙涎香的气息铺天盖地而来，紧接着便是剑没入身体的声音。

春生伸手揽住身上的人，有些怔愣。触手凉滑的绸子让她忍不住打了寒噤，紧接着便是粘稠温热的血。春生的心怦怦跳着，似乎要蹦出胸腔。

她开口，有些失声：「护驾！护驾！」

那剑自后背刺入，又从锁骨处钻出，将舒越捅了一个对穿，也让他卧床休养了半月。

只是半月之后，堆积起来的政务让舒越不得不起身处理。

春生因着自己之前想要逃跑的想法而颇为愧疚，加上太后得知此事已对她有所不满，是以这半月来都在精心照料着舒越，事无巨细，必定一一过手。

眼见着舒越看了几封折子后便双唇紧抿脸色苍白，不知是伤口又痛了还是哪位不长眼的大臣奏了什么糟心事，春生忙上前将折子抽走，换上一盅鸡汤，「陛下莫过于操劳，身子要紧。」

只是舒越仍是无甚好脸，抿着唇，脸庞刀削一般冷硬，显然是不满春生的自作主张了。

春生想了想，盈盈跪拜在前。

「陛下如此糟践自己的身子，可真叫臣妾不安了。当初如不是为了救臣妾，陛下又岂会这样？如今不但误了庶务，还误了陛下的身子，臣妾只怕要一头撞死在这殿中才好向这天下谢罪了。」

这般声唱俱佳做了一出戏来，倒生生把舒越给逗乐了。相处半载，他又何时见过她这般模样？莫不是娴静端庄，一举一动寻不到半分错处，雍容而又.....死板。

只是如今话多起来，这挖空思想要劝服自己的样子，舒越看着，觉得他这皇后一时鲜活了不少。

4

正值冬日，殿外白雪连绵千里，殿内却熏暖非常犹是春日。

春生怕舒越再折腾，便半是哄求半是强迫地将舒越移到了长乐宫时时照看。舒越虽恼，但是见太后也不反对，便只得由她去了。

宫人们常见皇后端了一碗药，亲自喂着满脸不善的皇帝，眼中皆是促狭。这模样，又哪里是当初那个沉静的皇后呢？

舒越打小怕苦，只是春生每每都能哄得他喝了下去，偶尔说是搀着他去园中逛逛，或者说陪他下盘棋。

天可怜见，他这个皇帝当得有多憋屈，春生挟太后令天子，时时限着他的行动，真是好大的谱，偏生舒越还拿她没有办法

时有宫妃在长乐宫前哭闹着要面圣，春生捏着棋子，黑白棋盘上纵横捭阖，听见宫人来禀，只淡淡吩咐关了宫门，莫要吵着了陛下。

舒越朝着她古古怪怪的笑，别有深意问道：「皇后可是打算独占圣宠？」

春生的视线胶在棋盘之上，嘴角笑意不减，微微扬着，还是从前那般笑法，可舒越瞅着，愈发觉得同从前不一样。

她道：「陛下若是愿意给，臣妾自然是敢占的。」

舒越听她如此大胆言辞，有些讶然，只是旋即又笑了，执起棋子同她认真下起来，并不回她的话。

春生仍是笑着，眼底那抹失落掩饰得极好。

太后常常来探望，见舒越着实被春生照顾得很好，心中的不满这才稍稍淡了。春生知晓太后所想，儿子同旁的人比起来，自然是儿子重要，是故倒也没有怨怼，待太后仍是从前那般，不远得疏离，不近得腻烦。

转眼冬去春来，舒越的伤势也一天一天好了起来。

只是他大半时间仍是居在长乐宫。平日里处理政务，也是在长乐宫的书房中。

这处是春生的藏书之所，平日里无事便会来这里看书。春生恼他鸠占鹊巢，不肯相让。于是长乐宫的宫人便时时见着这头皇帝伏案处理奏折，那头皇后卧榻翻看书籍的场景。

春生看书杂且乱，不拘什么名家孤本，民间话折子也是看的。舒越时常笑她选书如同牛吃草，囫囵便咽了，也不挑挑。

春生怡然自得，眼睛不肯离开那话折子，「牛虽囫囵，到底还要反刍，之后的便是精华。」

见她言之凿凿，舒越失笑，便也在闲时抽了一本话折子，两人并坐于塌上看起来。

如是，虽寂寂无言，但同去岁相比，两人之间却有些东西不一样了。

春生不敢妄自揣度舒越，只是于她自己，她已很是通透。

至于舒越，他时常会趁春生不注意偷偷瞥上一两眼，然后眉眼俱弯。偶尔也会出言调笑，见她微恼的模样，便愈发开怀。

旁人看来，两人像未长大的孩童一般吵闹不休，偏又黏黏糊糊分不开，只是点滴之间，尽些些细微末节之处的情意，细碎而温暖。

于是这般，转眼便又是一载。

这一载，皇后冠绝后宫，独占圣宠。

5

这年冬天雪下得极大，一层层白雪覆盖了金壁辉煌的殿。

一日早朝时，有臣子在朝堂上触了柱，说春生霸占圣宠，毫无气量，枉居后位，且至今未诞下皇嗣，实乃无能。

春生在殿中插瓶，一株梅花在手中修修剪剪。

碧珠来报的时候，握着的银剪悬在梅枝开得最盛的旁枝上，迟迟未落。

春生久未受孕，林家急得不行，珍药名方都寻了来，流水似的往长乐宫中送，却仍是无用。起初春生也以为是自己身子的原因，后来便想明白了，她若是皇后，便不大可能会有孩子了。因为她只能是一个皇后。

她垂眸，长睫遮了眼睛，问碧珠：「陛下如何做的？」

碧珠看着春生，轻声回道：「大臣说为陛下择妃，陛下.....陛下允了.....」

寂静的殿中咔嚓一声响，有红梅坠地，鲜红的花瓣散落一地。

许久，忽闻一声叹，春生轻喃：「这样啊……」

往往有些东西得到总是要费心思量，小心翼翼累积，可饶是如此艰难，失去却只在朝夕之间。大抵，老天也是见不得人好的。

自那以后，舒越便不怎么来长乐宫了。春生也派人去请过几次，只是他总是推诿，便是来了也时时看着她眉头深蹙，极厌恶的模样。于是春生便渐渐地不去请了。

到了后来，除了初一十五，舒越绝不踏足长乐宫。

阖宫上下都知道，昔日隆宠的皇后一夕失宠。如今圣上跟前的红人，是天下第一美人，右相府上德才双馨的嫡女，甫一入宫便被封妃的珍妃。

这封号也给得好。春生卧在软塌中看一本话折子，见里面珍爱一词，咂摸了半晌，眼眶渐渐便湿了。

珍妃每日来请安，春生曾偷偷打量那个妙人，远远观之，一颦一笑，自弗不如。于是她虽时时笑着，做着端庄雍容的皇后，可心中却不得安宁。

珍之爱之，多好的封号。

自打珍妃入了宫，一月中舒越大半是在珍妃的朝云宫里的，除去初一十五，剩下的日子，便去其它妃嫔那里，也算是雨露均沾。

他对诸位嫔妃皆是春风化雨般和煦，唯独不给春生好脸色，往往是看见春生便皱眉，甚至一旦有春生在的场合，他也是能避则避。这番作态，像是恨极，又像是怕极。

但都不是喜爱。宫人们惯会看眼色，加之一些宫妃对春生存有怨怼，如今得了舒越一两分恩宠，便时常纵使宫人轻慢长乐宫。

春生无心计较，只窝在长乐宫中看书，极少出门。

得到老夫人仙去的消息是在夜半。林家已将春生舍弃了，是以连递个消息也不尽心，早间的事，晚间才传到长乐宫。

碧珠恸哭不已。春生看着殿外沉沉的夜色，径自取了火折子将灯烛点亮。

「你去请一请陛下，问他是否愿意过来一趟。他若不愿意……」春生赤足站在地上，寒意往上蔓延，她呵出一口凉气，烛火摇曳，「他若不愿意，那便罢了。」

她尚且不能死心。

灯火哔剥着洒落一地，拂晓时殿门被推开，有风从门缝挤进来，将一地灯花吹散。

春生回首，怔愣片刻，后又恍惚笑了笑，眸中的光一点点黯了下去，像是柴火终于烧尽，只留一地白灰。

「娘娘，珍妃……有孕了。」

处理完老夫人的后事，春生第一次拿出了皇后的派头，在征得太后同意后，便又为舒越挑了几位世家女入宫。

只是舒越却并不怎么欢喜，同她发了好大一通脾气，半年来难得一次进长乐宫，却只待了不到半柱香，摔了好些东西，才又怒冲冲离开。

春生立在一旁，屈膝含笑行礼，来时恭迎去时恭送，仪态十分规整。

待舒越离去后，她蹲下身将珠子一粒一粒拾起，捧在手中，看着珠子中装着的许多个小小的自己，眉眼间皆是漠然疏离。她心中不得安宁，她也见不得他们恩爱。

四月间，春将尽，夏将至，朝云宫却传来珍妃小产的消息。

天尚还蒙蒙透着死灰，有纤细的雨丝随风洒进凤辇中，春生眉眼俱潮。

待到了朝云宫，便听得里殿传来珍妃痛苦的呻吟，而舒越则蹙眉坐于外殿主位，殿中众人跪了一地。

春生枉顾他眼中的厌恶，上前行了一礼，正要开口问一下情况，斜地里突然一道人影奔出，跪倒在舒越面前，双手举着一物什，声泪俱下，「陛下！皇后包藏祸心，将麝香藏于东珠中，谋害皇嗣。奴婢手中此物可为物证，皇后身边碧珠可为人证，望陛下明察！」

此番变故惊得殿中众人大气不敢出。春生瞅见那宫人双手呈着的珠钏，微一恍神，轻轻笑了起来，原来还有这一出等着她呢。

碧珠早便伏跪于地，嚤嚤哭起来。

殿中极静，连内殿珍妃的呻吟声都小了下来。春生知道，她们都在等着她被拉下来，她这个皇后，外无助力，内无帝宠，何俱矣？

她抬头看着上首的舒越，左侧未闭合的窗枢盈盈送来潮湿的风，轻轻吹起了他束发的冠带，他眼中是深深的厌恶。

春生想，之前她为他束发时总会弄疼他，可不知如今珍妃又如何手巧，会不会也扯坏他一两丝黑发，惹来他一声轻骂？

皇后又回到了从前的那个皇后，雍容端庄，脸上是虚情假意的笑。她跪于地，慢慢开口：「臣妾知罪。」

林家那边已经着手准备下一个进宫的娇女，与其到时谁也容不下她，倒不如现在早早地解脱，省得一日日费力思揣，处处思量。

只是舒越默了半晌，开口唤了侍卫入内，将那宫人与碧珠钳制起来，「此二人，污蔑国母，造谣是非。拖下去，打死毋论！」

内殿传来一声急呼，在众人起起落落的呼吸声中，舒越吩咐宫人仔细照料珍妃后，拖着春生离去。

舒越体温偏高，此时春生被他握着的腕间传来炙热的温度，一路往上蔓延，最后烧得她眼眶通红。

他又何须这般，一面护她一面厌她，让她恨也不能恨得尽兴彻底，勾勾缠缠真是叫人厌烦。

「你不信？为何不信呢？」春生轻轻笑着，「陛下，永远不要低估女子的嫉妒心肠。」

又几日，由春生选进宫的一个女子被查证勾结碧珠谋害皇嗣并意图嫁害皇后，随即责令杖杀。

7

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

林家被参舞弊受贿。

右相也紧跟着上了折子，还将许多证据一并上呈。铁证如山，又是深得民心的右相亲自检举，那重重的御林军堵在林府时，林家慌了神，忙不迭派了一个下人进宫报信。

夜色深深，隐着一座座宫檐重叠的殿。冷月透过半掩的窗洒进无极殿中，林家寄托着希望的皇后却跪在那一片皎洁月色中。

珍妃小产后舒越的举动让众人以为皇后许是会复宠，谁知舒越仍是去了朝云宫，日日如此，珍妃益发得宠。

众人高悬的心这才作罢，只道舒越留着春生另有安排。

春生也明白，舒越对她突然的冷淡不过是早有预谋，迟早会有这么一天，只要林家还屹立不倒，她便永远只能做寂寞无子的皇后，在长乐宫中消磨着辰光。

当初林家只想寻一个合适的姑娘进宫，却没有考虑过春生家中只剩了一个老夫人，一旦老夫人仙去，那么春生便会脱离了林家的控制。太后也是看中了这点，且春生与外祖家不亲近，才一力保举她做了皇后。

这些春生都知晓，她也曾打算过，自己便这般坐拥无尽的繁华，在这庭院深深中枯耗着年华，一生不长不短，自己安分守己，便也就过去了。

可是.....有些东西，一旦拥有过，就不甘心再归于从前无边的寂寞中了。俗世凡尘，贪嗔痴念，谁又躲得开？

如今方知，人世百年，竟如此漫长，漫长到一时一刻都觉得难熬。

春生隔着跃动的烛火抬眼看着殿中端坐的人，他的眉眼在朦胧灯火下异样温柔，恍如当初，恍如隔世。

她眼中隐隐有水光，只是垂了眸掩饰得极好，「陛下，臣妾所言，句句属实，请陛下责罚。」

这将会是压垮林家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也将会是凌迟她的利刃，她将生死摆在他面前，证明自己的忠心，也证明自己心中隐晦的爱。

舒越一双手搭在龙椅上，紧紧蜷起，青筋暴突，似在极力隐忍压抑着愤怒。他垂眸看春生，她跪在冰冷的地上瑟瑟发抖。

风乍起，珠帘激荡。他蓦地伸手将书案上的笔砚扫落至地。

殿外守门的太监忙推门进去查看，只见物什散了一地，漆黑的砚台在跪着的皇后跟前碎得四分五裂，未干的墨汁在地上蜿蜒着，染黑了皇后的裙边。

那年轻的皇帝此时一脸怒容，厌恶至极的模样，「将皇后送回长乐宫，无孤的旨意，不可轻易出入！」

那太监看见皇后蝶翼般的长睫轻轻颤动，本以为会看见一双泫然欲泣的眸，可抬起头来，眼中却是古井无波。

无非是，哀默大于心死。

8

皇后被赶出无极殿并软禁在长乐宫，一时之间，满宫哗然。

紧接着传来林家被抄的消息。林家倒了，皇后愈发孤立无援，众人都在觊觎着春生即将保不住的那个后位。

她们等着那一天，可那一天却迟迟没有到来。舒越将春生软禁后便一力打击林家，抄的抄，砍的砍，显然是恨毒了林家。可是，那林家送进宫的皇后却依然自在地活在长乐宫，除了被软禁以外，与平日并无不同。

珍妃依然受宠，且也恪守本分，对于宫中所发生的事一概不理，也不附和着其他妃子去议论皇后，安安静静待在朝云宫，从不逾越。回想之前的小产，她也是极快地平静自己的情绪，乖巧地接受那近乎袒护的结果。

右相教养出了一个合格的妃子。

可其他妃子是巴不得春生死在长乐宫的。她们可都看出来了，皇帝这是对皇后余情未了，看似暴戾厌恶，却护得死死的。对她们来说，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。

是以，几日之后，春生不是正牌的林家姑娘这个消息不知从哪里散布出来，一夕之间，不单后宫，便连前朝也传遍。

大抵是发达时林家过于跋扈嚣张，以至于如今它倒了，人人都要来踩上一脚，非得株连九族才肯罢休。

春生在长乐宫听到消息时轻轻笑了笑，蕴着万分的凄凉。到底舒越还是想彻底斩除林家，到底他还是连她也容不下。

她将刀递到他手里，便想过会有这一天，是以如今他一刀刀下去，竟也不觉得疼。

传言不假，她确实是个冒牌货。

她的父亲林许娶妻徐氏之前，曾有一个通房为他生了一个女儿，只是这却是瞒着徐氏的。

后来徐氏进门，林许为了掩埋这件事，将通房送走了，本来她也是要一并送走的，只是老夫人心善，便留在身边教养。后来

徐氏虽有所察觉，但也是心慈之人，一应用度全比照后来所生的春生的用度，虽不正名，也是当作小姐来养的。

旁人虽不知晓，可在林家这是心照不宣的事，徐氏尚在时，逢年过节也会带着春生和她过府拜见亲戚。

她父亲身亡后，徐氏不日也追随着去了，这一支老的老小的小，便逐渐败落。直到最后，春生喜欢上一个侠客，不顾身份名节一路追随，家中便只剩下了她和老夫人了。

后来林家谋划妃位，嫌她出身低贱，便让她顶了春生的名，送入了宫。

仔细算下来，这也是欺君之罪，舒越追究起来，或可连诛。

林家保不住了，春生想。

她将最致命的东西交到舒越手上，不过是妄想他感念往昔情意，将这事一力封藏，林家或得一丝喘息，不至灭族，蛰伏下来东山再起也未可知。

只是，到底是她高估了那些情分，也许，在舒越看来，从始至终，他们之间便未有过情分一说。

9

夜已三更，金波淡，玉绳低转。

禁中火把亮起，照亮了半个宫殿。

宫变发生得猝不及防，不过只片刻，御林军便将其压制于宫墙之上的一隅。

只是不曾想，林家长子林桀同他的部下将手中钳制的女子挡在身前，送到光明温暖的火光之下。

是春生，以及珍妃。

惨白的刀刃架到她们的脖子上，转瞬便出现一道血痕。春生沉默着不说话，珍妃则满脸泪痕看着舒越。

舒越紧抿着唇，眸沉如墨，「你们抓皇后做甚？你可是忘了，她也是你们林家人。」

林桀将春生抓得更紧，大笑道：「碧珠可是说了，您日日派人去长乐宫探我这族妹的消息，事无巨细，都要向你一一汇报。可见您对我这族妹够上心。」

舒越轻笑一声，接过侍卫呈上的箭，拉满了指向林桀，「你又怎知我不是为了防她与你林家私下密谋？」

林桀一噎，扯着春生往后退了几步，「我看我这妹妹可是对您情根深种，您当真不顾情分？」

舒越眉眼冰冷，「负隅顽抗！想必皇后很乐意和你死去的族兄见面。」

一直沉默的春生微微仰头，往日里平静却温柔的眼中弥漫着厚重的雾，舒越一惊，心中有不好的预感，正要开口，却听春生轻笑道：「陛下，永远不要低估一个女子待心上人的情意。」

众人的惊呼声此起彼伏，厚重的夜色中，那高高的城墙上有一道影子快速地坠落，如同断了线的风筝，带着决然和义无反顾。

林桀的惨叫划破长空.....

舒越怔在原地，看着春生消失的地方，像是没有反应过来。直到怀中撞进了一个娇小的身子，他茫茫然搂住，闻到一片馨香，却是受了惊吓嚤嚤哭泣的珍妃。

他珍贵的妃子，却不是他的皇后。

10

舒越总是会梦见春生坠下宫墙的那一幕，在他梦里，宫墙下是无尽的深渊，他就伏在墙头，眼睁睁看着春生飞快地坠落.....

然后，惊醒，大汗淋漓。

他是欢喜春生的，只是同时也惧怕着她。他怕这份喜欢最后会汹涌泛滥，达到他也控制不了的地步，所以他想方设法地远离，不见则不念。他是帝王，这份爱人的能力是他最不需要的。

可是他又控制不住派人打听她的消息，越是见不着，那份思念愈发浓厚，钻入骨髓一般，日日夜夜，想得抓心挠肺。他深深地厌恶着自己，又为自己偶尔见上她一面便欣喜不已而感到愤怒。

他登基时尚年幼，林家欺幼主，一度想把持朝政，幸在右相一力扶持，才勉强达到了如今的局面。所以，珍妃是要入宫的，并且还要恩宠无双。而林家，也是要除的，最好，赶尽杀绝。

春生甫一进宫他便查了她的来历，知道林家欺君，只是那时时机未成熟，他与母后便将计就计，扶她上了高位。须知处得越高，摔得越狠，他起初是打定决心对林家人一个不留的。

可谁知，后来又生了那样的情愫。唯唯诺诺，犹豫不决，连他自己都万分厌弃自己，可就是下不去手，他一次次看着她，看她对他娇俏狡黠的笑，愈发舍不得。

于是他打算将她是冒名顶替的事瞒下来，重新布局。

只是舒越百般谋划，却不想林家一夕弃她，甚至谋害珍妃的孩子嫁祸她，如此一来，春生便从他极力弱化隐藏变成了暴露于人前，不断有人想把她拉下那个与他比肩的位置。

后来，她跪在无极殿，将一切和盘托出。他甚至来不及阻止，来不及告诉她隔墙有耳，她便将一切都说了出来。殿外熏风和煦，他却如坠冰窖。

他派人将她送走，自己独自坐在无极殿。书案冰冷，笔墨凝结，他眼中荒凉无比。她哀莫大于心死，他又何尝不是心如死灰。她以为将刀递给了自己，其实却是将屠刀呈给了众人，他想要保住她，却已是无力。

天子之道，在于制衡，而不在于一意孤行。

所以，当他挽弓搭箭指着她的那一刻，是真的想要她去死，带着这份不能告诸的情意，随着黄土尸骨一起腐烂，从此他方可解脱。

可是，当她拉着林桀一起跳下去的时候，他又蓦地觉得寒意四面八方涌来，仿佛浑身的血液也被冻结，连呼吸也凝滞。

他方知，从此他再不可能解脱。当她对着他笑得不再虚情假意的时候，带着细致温柔向他贴近，他便逃脱不了。

雪云散尽，灯花空老。殿外寒梅三三两两绽放，随着清风送来一缕幽香。雪压梅枝，掩藏了花蕊，明月当空，洒落一地清辉。

舒越仔细端详着身旁沉睡的春生，末了，缓缓倾身，温暖干燥的唇贴上那光洁的额头。

只听闻他轻声念来：「相思难表，梦魂无据，惟有归来是.....」

一如当年他在昏迷的两日中偶尔清醒，便在一个寒梅悄绽的夜晚，感到她俯身将柔软的唇印在他脸颊，复又覆在他耳畔悄声道：「琴瑟在御，莫不静好.....」

于是，初次情动。